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注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
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奂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

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圈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傳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王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醕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癘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

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嫉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超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廬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禱昧間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譾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野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

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或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于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于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

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

於藍從宋本固學紀聞所引木直中繩，輶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

使之然也。輶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

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陰柔後必撓減

矯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也今據

晏子雜上篇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

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

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

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宋本

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同注于音寒國策作于隧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

為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明之篇靖

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

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足也。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

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能善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

南方

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幾。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幾。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

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

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方言作蛟。雀蛟讀如芒。蒙蛟。幾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

與蛟。蛟音義近。楊云。當為幾。似非者。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

立者然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

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

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翼。廣雅烏蕙。射干也。蕙。嬰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

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履。其質非不

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蔞。陶弘景云。即薤。騷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濁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

滑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

滑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

滑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

成說范雜言篇同又案滑久泔也說文廣韵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
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滑為溺未見所出故君子居必

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

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

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

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

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醢而螭聚焉則慕之

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謂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

眾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謂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

作慎其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海宋本猶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

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驥驥一躍不能

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謠字里海為韵步舍為韵古音如具晉書虞溥

傳云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功在不舍此句當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

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苦結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

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蟻與蚓同蚯蚓也○正文蟻字上宋本有蟹六跪而二螯非

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蛻足也韓子以則足為則踧螯蟹首上如鉞者許

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字之訛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

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

涂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爾雅云騰騰蛇郭璞云龍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

大戴同。蛇無足而飛。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

元刻無。蛇無足而飛。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

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螭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

屋能緣不能窮水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螭站

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也尸

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注鵲鞠元刻作括鞠毛傳作括鞠。鞠毛傳作括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子云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

傳作鱖魚。鱖亦與沉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

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亦不知何代人

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駘又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

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謂

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謂

有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

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其義則始乎為士。

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久則能入於學也。誠積學至乎沒而後

止也。生則不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

政事之紀也。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

降五降之後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

附方言云齊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

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

也。之文樂之中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春秋之微也。微謂褒

微而顯志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所謂古之學者為已。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

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

與纔同。宋本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

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口

聲曰噉。噉。問一而告二謂之贊。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贊古

啐與贊及獻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文傲非也贊非也君子
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啐今文選注誤為啐傲非也贊非也君子
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不法而說也詩書故而不切
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
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
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偏故曰學
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
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矣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
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
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
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
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
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
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誠
皆在於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
禮也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
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也道言說
表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同餐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
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櫟者勿告也也問櫟者勿告也
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桮國語曰辨其功若韋昭曰堅曰
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嚮良難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桮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